

仲常子枝語

仲聯題

純常子枝語卷二

萍鄉文廷式撰

晉之干令升宋之楊誠齋皆好以史事說易經學家所
不廢也余嘗謂漢武帝得甘臨之无咎明莊烈得振恆
之无功

易釋文序錄有尹濤費元珪兩家而音義中未引一字
又費元珪隋書經籍志附蜀才下題齊安參軍釋文作
齊安西參軍隋志誤奪西字

抱朴子崇敬篇云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想宗室公族
及貴門富年必當競爲儒術擗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

急精六經之正道也用刑篇云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稚川崇信道術而論治如此信乎其不黨也

張茂先女史箴本之崔子瑋外戚箴而語尤顯朗光緒己丑他他喇氏瑾嬪珍嬪入宮時余謂其兄詹事志銳宜書此文教之後攜以入宮 皇太后 皇后見之命再書兩份進 呈仰見 宮闈之間相勵以學相尙以道非明德和熹之所及也

後漢書趙壹傳云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章懷注引鄭注禮記曰司命文昌中星此卽世俗所傳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之說文昌之祀當以司命爲定論展轉譌誤

而以人鬼實之或以爲張仲或以爲文翁均之不足信

也

鄭注周禮亦云

南宋時士大夫之論有與今日極相合者薛士龍葉石林所言尤中時弊又如汪玉山上高宗疏云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而上下相蒙之可患每讀至此不禁三歎又范覺民奏云崇甯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朝廷不知也嗚呼欺罔之端生於亢極而成於昏貪九河將溢豈獨一時之慮乎

先君子嘗論時事以爲中外之異在於立國之本本旣不同而徒效法其末必無益也如兵制未精而購槍礮槍礮利而練軍愈弱矣商務未講而設電綫電綫成而商民愈困矣求士甚亟而未嘗教士賦農甚重而未嘗恤農徒區區於文法之煩而未有堅忍沈毅之志外夷有以知吾虛實矣然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先君子言兵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自古天子守邊及守在四夷皆以戰爲守之說故今日不當言海防直當肄海戰耳海戰習而海防自固矣

陳蘭甫師嘗論張皋文之學以爲有所依倚未能自立

同爲年壽夭促而不及驛軒之縣密矣

又云姚姬傳九經說實有家法過望溪遠甚雖學海堂經解不收要自可傳

論章實齋之學云他又別是一樣

聞張楊園從祀 孔廟師不憚曰楊園攻陽明以爲主張良知必至於弑父弑君按明霍氏以食色窮良知之弊則可以弑父弑君攻良知試問陽明之良知果至此乎立說如此而得從祀將來兩廡必有不容之患矣

蘭甫師又云句容陳倬人立神氣肅穆有儒者氣象新化鄒叔績英邁好論事以舉人會試而挾書數千冊奇

士也又云過高郵與魏默深論詩古微默深云君勿復言余自悔作此書之粗率也至儀徵謁阮太傅拳拳於磧表之文風年八十餘猶讀書不輟也

師於高郵王氏之學稱其精銳而不喜其好與古人立異曾舉采蘋詩毛傳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王氏必欲以盛貌釋之夫毛公之小學與爾雅並豈不知僮僮祁祁之可以訓盛蓋言竦敬舒遲而盛自見言盛而竦敬舒遲之度不見耳說詩者不當如是之固也

余少好算學嘗與師論之師云算法大概自不可不知然可止勿再學蓋此事非極精不足以名家然極精則

畢生之精力盡矣此殆見余質鈍無與此事故爲言如此

師又嘗論 本朝廟制以爲與成周大概相同 肇祖
原皇帝當周之后稷 太祖 太宗兩代當周之文王
世祖 聖祖兩代當周之武王此皆當百世不祧者
也合四親廟爲七廟如是則與古制若合符契矣

論明世宗事師云受其國家爲之服三年子職盡矣至
於祭祀文告則宜稱先君先帝而不必自稱曰子金修
撰禮箋引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其說最諦
當段楸堂明世宗非禮論以爲必稱曰子其說非也

按余

晉簡文唐武宗皆用此義然核以經義段
說似未可厚非姑錄於此俟考禮者評之

師自言考訂聲律之時恆徹夜思之不寐一夕起檢禮
記五聲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宮正義遂有悟入由此入
手於諸書迎刃而解後讀朱子語類亦亟稱此疏爲學
樂之要方知朱子事事理會過不可及也

師授予所作琴律譜凡千餘言余問譜何以未成師云
當時於蕤賓一律反復考之皆有不合是以中止比聞
此書有續成者未知果當師意否耳

師謂廣州音於上下入之清濁皆可辨是其佳處而入
聲獨多一音合平上去入之清濁則爲九音要是一病

余云嘉應州音頗合於古如弓宮不同音之類與廣韵合師曰然唐末士大夫避亂南來者多故中原之正音往往流傳嶺表也師又云廣州讀蕭肴豪三韵截然有別最合廣韵然豪韵又與魚模混則其病也

師作篆專以琅邪臺刻石爲法平生臨摹不下二千通又云琅邪臺篆法之佳猶意念所及至於石鼓文之妙殆非思慮所到馬定國孫淵如諸人必以爲宇文周物未可遽信

師又言王右軍行艸書多合小學且參用篆籀如我字作豕則用籀文右字有字起筆作又則用篆體其存六

書本意實較楷法爲多

如佳佳二字絕不相混佳必作佳佳必作佳師云右軍書惟某

師誤佳爲佳必贗本也

擬作一書以明之因藏帖未備而止後以

屬徐子遠

灝

亦竟未成也

余按唐李嗣真後書品云逸少加減太過改州書者亦不

知可不

師云轉注之說當從許周生爲得余所爲說存東塾類稿者可備一通未得爲定論也

師云微言大義四字後世必以此壞經學余所撰東塾讀書記於孝經一卷曾一用之擬卽改去此斬足趾避沙蟲之意也廷式言微言大義未遽壞經學近來專好言西漢之學乃真足以壞經學此佛家所謂師子身中

蟲自食師子身中肉者也師曰然

師言王肅解經專擅改字如易乾卦文言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王肅本於上聖人字作愚人蓋爲其句之複也不獨於義未安卽繫辭之天下何思何慮論語之天何言哉皆上下呼應成文與此相同肅於文理亦未講也

師不喜虞氏易以爲如人欲往東方者不告以東路而示以南路使其由南而西而北而後得東嚮也初非有精意特爲是迂回曲折而已

師云左氏傳極有偏宕之論謂左氏傳所載君子曰有

劉歆竄亂者非攻左氏之詞乃愛左氏之詞也

師云錢辛楣先生職官地理之學不獨前無古人且恐後無來者其所撰廿二史攷異有引證未備者非有所罣漏乃不欲過繁以蕪其書也凡著書者當知此意

師嘗言年三十時讀易至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悚然汗下於是學術一變務求心得不敢蔑棄成說亦不敢輕徇時趨

師自言作文從陳後山入手波瀾局狹篇幅粗完而已然雅潔而堅切正未易及蓋師早年好作駢儷故較后山藻采尤壯也

師言經學有三派墨守一家力攻異說漢儒何邵公之家法也 本朝王西莊之尙書疏陳碩甫之毛詩疏似之宗主前人兼下已意漢儒鄭康成之家法也 本朝孫淵如之尙書義孔奭軒之公羊義似之博采諸家自成編簡漢儒許叔重之家法也 本朝戴東原之禮學王懷祖之小學似之略舉一端可資隅反

師言王陽明之學三數傳之後得劉蕺山黃漳浦諸人楮柱名教福力如此後世無所用其攻擊矣

余擬撰三代會要薈經學之大成師曰此志甚大然吾嘗欲考春秋時各國人所讀何書所習何學迄今未就

況能網羅政教甄綜三朝乎余遂知難而退然尙思集
眾材成一編以爲後王取法姑誌於此以當息壤
師云 本朝家法在貴貴

余嘗論皮日休之尊孟子以爲有特識師曰他卻爲文
中子所欺文中子實黎邱之鬼也

師終身讀書必端坐藏書五萬卷丹黃幾遍晚年復讀
二十四史加朱點勘至元史未卒業而卒

沈子培刑部

曾植

遊粵時曾數與師相見師亟稱之後

子培爲余言蘭甫先生有所不言無所不知蓋滙乾嘉
以來文儒之總也

師最喜讀注疏嘗云同人中讀注疏者惟鄭小谷

獻南象州

人道光乙未進士

余所不及小谷讀注疏取阮文達校勘記字

字錄於書眉此其精力過人又能詳審也

光緒甲午 朝考諸貢士卷中有明引東塾讀書記者

閱卷大臣擬籤出翁叔平師云 上案頭方置此書日

加披覽可無籤也師歿十餘年而書邀 御覽亦可謂

稽古之至榮矣

書禹貢孔疏云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孔
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
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今按禹貢傳於地理最陋

恆衛旣從傳則曰二水已治浮于濟漯傳則曰濟漯兩
水名江漢朝宗于海傳則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九河
旣道傳則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九江孔殷傳則
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如此則何必作傳豈身見圖
籍者而空疏至此乎且班孟堅作地理志尙引秦地圖
而此傳不一及之其僞固顯然矣冲遠正義云云蓋深
譏之也

正義又云孔爲武帝博
土地理志無容不知

先壯烈公仕宦三十餘年家中不增一椽一畝恆曰吾
仕宦無媿於心以此貽子孫也由嘉應直隸州知州
文宗特旨授惠州府知府闔省驚訝 先壯烈亦惶悚